許彥周云杜子美詩悠悠委薄俗鬱鬱廻剛腸此語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人亦當有味此而

史記內編卷之九

漢　龍門司馬遷　著

明　建武鄧元錫選評

樂毅列傳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

插　忽　韓

汇者也

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

衡地合交

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

亾走保於莒樂毅獨留狥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狥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

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刧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刧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刧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刧代樂毅、以故破軍亾

愿款

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
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
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
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
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
引過
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
自暴
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
妍切
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

書首數語乃一篇前後截綱領

不敢斥言故托之左右托之侍御者

中分三段三臣聞起綜絡此段所謂先王所以畜臣之理臣所以事先王之心也

王書曰（倉）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明去亦以全惠王）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壯渾）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疏）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關鍵）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論行結交）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察能授官）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

按迂齋云緣此所以仕燕

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

疊文

插

總挈

地步淵

此四句三意前摹其規後收其效古志士類如此

迋齊云緣此所以受封

用前綜尾

此節叙去燕之意仍將昭王來

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
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
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
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
五霸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
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
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
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

燕臺　齊

燕宮　燕器　燕室　變文　燕植　實齊字地虛用

燕齊爲一

與己對說與上相關照卩昭王功成有不可廢之業已名立欲爲蚤知不毀之行見君臣生死去就各有義皆有當而然非孟浪者

只辯子胥引入說幾句到自家身上微說含蓄有不盡之意雖然詳味之又肝膽畢露無復留浪

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不廢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皆事切情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

數語明不敢謀燕之心只將古君子說二句到自家身上只數奉教君十一語道盡史不明言不盡言益深有不忍言者真古忠臣去國之心看此書前叙君臣相得言聽計從使有四體展布意氣踈爽之象後叙君臣相疑逃讒畏誅便

毀名

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

有意氣湮鬱言若所恐而不敢盡者後爲君者宜三復于此云

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擒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

君臣譬一室鄰里譬他國也同室語獨當自盡乃不盡以告鄰里則薄矣況間之捐燕之趙

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亾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

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亾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
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
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
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敎安期生安
期生敎毛翕公毛翕公敎樂瑕公樂瑕公敎樂臣公
樂臣公敎蓋公蓋公敎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此篇叙趙以數將而存失數將遂亾有關係文字

二柱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

相宣

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

看斷

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
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
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
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
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
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
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
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

氣奮壯可觀

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

文一折妙

賔當作儐

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賔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

一又一折妙

看他三折閒弄秦王如在掌股之上

留一活路與秦不逆好故全

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

負秦曲

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

事結案

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
曲折盡態
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
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
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
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
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
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
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

迺內亦危矣

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

戰國時各設兵備爲好會與春秋時又異然危矣危矣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

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

以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

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

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

恐惑人心

示弱如處子

言至邯鄲有後令煩之也[illegible]陰令還國[illegible]有賞

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

三子連叙見骨絡

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

括有不可將者三不合變一易言兵二又驕貪不可使也

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

早見

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

忽轉顧

頗眞奮戰大敗之後能以寡爲勝如此故軍在所用也

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亾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

兩思合而不遇則讒間之

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

爲開深也

善中人

[illegible]示怯

可用否廉頗之讐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并與趙王二語不追破乃得道破則不肿寧終身沉埋

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耐煩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耐煩甚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

翕張開闔變化妙甚

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

一寵臣廢三良將欲不亾得乎、

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顔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

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卓計

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

間所忌

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

先着一怍令敵疑爲神

令文着一怍

令我怒可擊

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

結心

示弱驕敵

令彼懈可以擊

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繇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

介見神

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

數語曲盡兵要亦文要

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
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
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
兎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
嬓之家為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
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

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
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以王
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
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
屠晝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
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
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
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

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數語極摹狀得魯連心事後世論仲連者抑陽予奪俱浮其實矣

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

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

古人作此類如此可想見其世

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

正言己義

忽蔓延下去

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
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

音從容

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

生下

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
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
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
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

秦誠帝異日不勝其求

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

可傷可傷然實錄畏之言

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

則帝之也

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機(音紀)、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

以爲帝也

上所言雖奇偉俶儻然實肆誕

數語直利害動人

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關鍵）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

末一句直切
新垣衍最力

高節

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
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
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郤
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
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
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
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
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

遺燕將書古今類稱之然歸燕爲愚歸齊爲悖不能

齊

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

走卽死耳故曰指意不合大義

言齊必得聊城

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亾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

結□□□□□□□

不攻平陸

不攻南陽

況楚魏交退乎

言燕不足圖

言燕將能力盡矣

誕

顯名

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

厚實

三證

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亾意亦捐燕棄世東
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
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
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
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
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
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
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

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擒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

二證故云擇一

正應書中二書皆不可行

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

終高節

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擒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

此書不直揔本事蓋有難言者獨錯雜借古事瀾翻複出遠引悼喻以見意故

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熟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諺曰有

曰比物連類足悲不然此書直古所謂點鬼簿耳太繁縟也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壁、

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拆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
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
喜髕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
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
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
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
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
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

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繇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繇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

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讐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懃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

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繇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

此段直抗直不撓

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畱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廻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

稱而隱

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呂不韋列傳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
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
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
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爲秦質
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
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

綵本色伎倆

長句法

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音冀）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

其時豪公子各以賓客自顯

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

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

照前奇貨語

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

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
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
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
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
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
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
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
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眞

種種欲偎求必得眞實人心

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從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

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
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
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
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
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毒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
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
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毒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
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

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
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
避時徙宮居雍嫪毒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毒
嫪毒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毒舍人千餘人始
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
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
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
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毒實非宦者常與太

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
爲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
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
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爲
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
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
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
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

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毒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毒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爲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毒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毒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

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繇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定識定力）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聲情逼真）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語妙）即壓齊境君其圖之（妙有含蓄）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

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從容自在妙極）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亾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亾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

私讐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眛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眛夷眛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眛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

筆情宕漾

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聲口逼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

曰、光之身、子之身也。（言簡意該）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愚哉）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

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七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

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

不虛言英雄

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
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
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長句　健〕
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天乎〕
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
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應起處〕
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
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

顏色不變辭氣不悖此謂劍術

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豫子之爲智伯（無限神情）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應前）死不恨非所敢望也（委婉）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

曹豫事他見故仍舊文不甚工故聶荊形神俱出痛快甚矣

自暢謂親奉以母前也

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讐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讐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

暢一作觴

䟽屠事有味

古人親在人各以其力備養如此

親在身爲親不許友以死倚古志義之

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音脆）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讎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

遺令有是哉

徒深知政言獨以深知政爲此耳起安得默然語

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
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
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
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
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
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
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

耻猶寂寥

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
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讎者爲誰
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讎韓相俠累俠累
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
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
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
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
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

眞不知所出

[illegible]妙甚

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
乃辭獨行、杖劒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
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
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
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
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
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
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

前母姊語乃有歸着

綜前語妙妙曲折盡情極得政心曲

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已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

義高甚盡暴所爲求哭屍之義

數語言重複有味

有暇力旁及仲子結妙

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

戰國豪如禪機鋒張目叱咤皆有幾旨可味

明道破

疾脫去亦得惜不講於術

不道破留後作結

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
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
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
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
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
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
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
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

以往猶云而後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

左傳無過文

太子丹質秦亾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亾歸歸而

國危

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

合交　應前圖字　且止恐不可　恐

匹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恐速如此所謂小不忍也）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

智深眞智勇
沈大勇然田
先生豈其人
鞠過聽矣

正義曰燕太
子云云田七

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
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
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
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
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
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
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
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

○格○古○

太史公曰竊觀
太子客無可
用者夏扶血
勇之人怒而
面赤宋意脈
勇之人怒而
面青武陽骨
勇之人怒而
面白光所知
荊軻神勇之
人怒而色不
變
狀支雖中倨
奇乃如此

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綜荊語作柱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

既畢使乃自
遒

光信節俠不
謂智深而勇
沉然丈夫丈
夫

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
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
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
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
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
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
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
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

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

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刼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大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

辭命

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

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讐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

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讐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

荆卿亦小不忍可激故曰劍術疎也

畫中神品

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

又急 壞却

好句

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

曲折急不易
盡而曲折至
盡大妙大妙

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

舞陽直驚材既不一荊令遲所待者與俱秦王豈不危哉亦不逾破妙

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

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
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
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
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
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
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
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
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

又出一高漸離

技癢

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

欲一奮故出

後世賦詠荊卿一味歎羨其過抑不予

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劒之術也

者又訊唉之皆過太史公獨用句賤一語隱約遒被最有味可謂言外之言應曩者吾目攝之句結

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篇中並不見樗里子之智也頗類据摭成書不成文

樗里子甘茂列傳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丏、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

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
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
傷哉周之衰
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
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
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
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
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
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

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有誤字策是

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

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
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
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
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昭王
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
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
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
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